

佳作



作品：菸視



得獎者：周紘立

周紘立，一九八五年出生於台北萬華，東海大學中文系畢業，現就讀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劇本創作研究所。作品曾獲時報文學獎、梁實秋文學獎、教育部文藝創作獎、全國學生文學獎、東海文學獎……即將出版首本散文集。



得獎感言：

謝謝東海大學容忍我這個慣性翹課的學生，還讓我畢業。

謝謝北藝肯收留一個自以為是神經病的我，目前還沒叫我退學。

謝謝周芬伶老師、楊富閔、李東霖，他們也沒有因為我的任性及懦弱跟我絕交。

謝謝苦難比快樂多的這個世界，不然也寫不出這篇散文。



菸視

父親第一次住院的時候，困在加護病房整整一個月，渾身管線彷彿後現代建築般的刻意彰顯，想走也沒辦法。直到那些塑膠管子只剩尿袋與點滴後，推來皮面破爛、輪胎消磨走樣的輪椅，他總算可以走，只要能離開面對住了個把月的地方，去哪裡都好。那麼離開之後呢？

醫院外有小花圃，面積破碎，東一塊西一塊，栽植矮矮的非洲鳳仙花，綠意之中矗立告示牌「嚴禁在此吸菸」，可徒手拿點滴的、穿如和服病衣的，甚至插著鼻管的男女們才不管，坐在石墩上逕自抽菸。汐止房子主打高巢風，陽光照臨處少，把他停妥，他便跟我要菸。我不知道爲什麼他如此肯定我身上有菸，而我亦無反駁無維持乖乖學生假象，從包包裡掏出鍍藍菸盒，給父親一支，自己嘴叨一支，然後學駱以軍小說裡寫的：點菸者除打火外，亦要伸出另隻手擋風；而被點菸者則需要派遣隨便左右一隻手來圈護剩餘的半個圓，此爲點菸禮儀。當我這麼做的同時，父親真的如此伸手做，即使沒有一絲風。

我感到害怕。縱使我開始老——在時間線性裡只有增加年紀，沒有倒退的——然父親始終是比我大的，他會不會如從前校訂練習書寫名字時那樣嚴厲，說難看，於是簿子上橡皮擦來回幾番簡直脫層皮。或者，莫名被罰馬步蹲，邊哭邊看巨大的父親的臉……抽菸總不是好事，他會不會罵我？他應該

會。某次我們一同去華西街吃路邊快炒，他不管身旁那些各色人種觀光客，就怒喝我：「去蹲著。」他始終是這樣旁若無人地暴怒、抑鬱著，而他發紫泛黑的兩片唇便夾著一支冒煙且火點猩紅的菸，那乾燥白霧隨著聲音跑出口，於我臉上開散，看著，絲絲縷縷輕輕飄點綴於黯淡的月邊緣。

但他深深地將一團白霧自肺葉排遣出來後，竟然說：「這菸太淡了。」

他眼神洞視一切，沒有責罵，反倒像是欣賞的態度，說男人都會抽菸。

像小阿姨就躲躲藏藏地抽，在廁所置放衛生紙的紅塑膠籃擺隻打火機，趁廣告空檔閃身進去，並不便溺，隨後裡頭皆是揮散不去的菸燥味，暴露她的行跡。我想，原來她也會抽。相較之下，我隨意於電腦旁放只搪瓷杯權充菸灰缸，反正是隱瞞不了，乾脆光明正大。沒被責罵，外婆有時還提醒我小表哥的房間裡有整條的七星，偷渡幾包沒關係的；不敲門便破門而入的母親，也學會先以指節叩叩門，問是否在抽菸？先抽完，等會兒她再進來拿什物。抽菸彷彿是個隱喻，它間接補足年歲之空白，附加血肉後，是為完整的成人。如外婆所說的：「哪個男人不抽菸？」她說你外公、舅舅、表哥們，當然還有我爸都抽，很正常的。像是由男孩變成男人的認可，很必然。

彷彿是遺傳，模仿逝去的，假裝仍在口腔期。

阿公在父親五歲那年去世，眾人圍著氣息甫停的男人哭，小男孩拚命尖噪笑，突然被阿嬤刮了臉，她說，現在你應該哭。接著阿嬤帶著父親由萬華遠迢千里地改嫁至基隆，新的男人不比阿公年輕多少，是個農會的公務員，薪水穩定，他們三餐吃到飽，父親說他們的肚子逐漸脹起來，吹氣球似

的，阿嬤的肚子也同父親一樣圓鼓，然她只是在十個月後生下了姑姑。

他想跑，十七歲他就跑回萬華。當初匆匆一瞥的原鄉。

他在這裡找到母親，結束漂泊歲月，正式住進女人國。

我們生活空間太狹仄，木條與木板凌空架起床的疆界，不過兩坪大，上頭有我們三人，以及一架風騰牌吊扇，轟隆隆地響，回饋的風過熱，且夾雜著父親的菸絲，我的皮膚凝綴永不乾涸的汗。父親自夜市十元添置來的廉價塑料黑菸灰缸就擺在床架邊緣，故我慢慢習慣那股既燥且暖的菸味，一點也不覺得厭惡。那時，便利商店與檳榔攤尚未嚴格要求顧客拿身分證辨明年紀，父親要我去巷口買包菸，面對整落各類品牌的菸，突然忘記是七星硬盒還是軟盒。不過，父親抽菸的神情我卻記憶清晰：右手食指和中指夾捏濾嘴處泛黃，吸氣須閉目，從鼻竅或嘴緩緩舒白霧的同時，眉頭鬆懈回復平整，眼睛亦漸張開。

如同輪椅上的父親一樣，沒有變。

他悠悠吐氣，然後問：「誰教你抽的？」

我心想著，如獨白：彼時巷口柑仔店流行硬紙殼包裝的涼菸糖，上頭是大片鮮紅色的背景，景前浮凸金髮碧眼的阿度仔，男的戴頂西部牛仔帽、女的長髮用枚特大蝴蝶結綁住不翩飛，他們手中搖搖標示Cool Smoke、同樣款式且畫面亦是他或她圖案的紙盒，有種奇異的鏡像感。它像極真正的菸，一

盒共有二十支，我把它刁嘴上，學你呼氣與吐氣，沒有煙。因口水使然，它最後濕散爲粉，很甜很涼，那是你抽菸時的感覺嗎？

這你不會告訴我。

要說我第一次知曉菸是怎麼回事，那便是升高中時同學C剛好與隔壁班女孩分手，不知從哪弄來Marlboro，我很喜歡他，但我不能阻止他。遂搶過菸，每日來我這領四根（隨著時間由四根開始往上加）。夜裡，偷偷將夾在書包內裡的菸盒取出，抽一根渾身潔白的菸，聞嗅著褐色菸絲的氣味，不點燃，以雙唇攏緊，舌尖偶爾頂住濕濕的濾嘴，呼吸窒礙，像溺水。原來這就是憂愁，我想。然後，許多年後，我在東海他在中興，兩個人又聚集在另一個城市。他還抽，菸癮愈來愈大，一天一包屬於正常範圍，也不管室內空氣凝滯，邊看書邊吐霧，牙齒內側熏成好幾堆深淺不同的色塊，直到我看見它，那氣味已經彌漫我的嘴，很澀。於是我學會抽，在C再次離去時，深呼吸一口氣，頂端的紅赤豔，溫度高，轉變成他曾經的氣味流竄進肺葉裡。我把他灌進胸腔內，逐漸變成另一個他。

這些我不能告訴你。

我以爲我不滿足的是那短暫的戀情，是K告訴我的——K的家庭美滿，在彰化是望族，搭他的自家車行駛綠稻搖搖的鄉間小路，他指著依路傍生的連排透天厝說：「這都是我家蓋的。」有時，我會跟著K一齊去和預約看屋的人見面，他們每層樓每層樓逛上去，而我就仔細流覽格局與大小，這裡可以放書、這裡當主臥室、這裡的客廳絕對塞得下大沙發，那麼還有更多的空間呢？我想不出可以置放

些什麼。K比我大一歲，很霸道，標準水瓶座，我們常常吵架，甚至他在兵營裡服役也能吵，吵到最後他脫口而出：「小心我打你。」我很傷心。我想起你小時候對我的嚴厲，外婆帶我去巷口柑仔店買糖，老闆娘問：「怎麼被打成這樣？」「沒啦！跌倒啦跌倒啦。」「哪有跌成這欸？」那些瘀血緩緩散盡，流淌入我的血液，循環再循環，把我變成一個祕密。所以，後來我才明白，我要的房子不用太大，塞得下自己就可以；或者是說，容納得了另一個你的複製品。

這些我該如何告訴你？

或者這是遺傳，模仿逝去的，假裝仍在口腔期。

因為很多事情難以說出口，像警示廣告以塊海綿吸沾濃稠咖啡色液體，說這便是吸菸者一天一包菸的一年焦油總量，像不像具體的憂鬱？只進不出。選擇不說，譬如你趁家無女人時刻黯然退場，揀了幾件衣服（可能動作迅速顯得慌亂），裝進紅白塑膠袋（慣性流浪的人有口行李箱有時是麻煩），跨坐機車、扭動把手，老機器引擎像殺雞般地叫（當然你沒有摩擦聲帶製造聲音），你率性將菸夾住於左手食指與中指間，邊行進邊噴薄一口氣，條條絲狀的煙避開你的形體，如毛邊，在你真正駛離出巷時，你遺留的煙還模仿著你的樣子，團聚未散去。

我不能告訴你，那年我十八歲了，眼睛隔窗有些距離，偷偷摸摸地觀察你；後來我常下巴跨窗，夜空被高樓分割成幾何，幾輛摩托車進來或出去，我吐著煙，不知道他們會看見的是我還是你的影子？

他再次深深吸納，復又問：「誰教你抽的？」濾嘴與火光如此靠近。

我吐出一口氣，每絲煙雲彷彿是有重量的，飛得顛巍巍，隨時會垮。我對父親說：「不知道耶。學你的吧。」

他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即將燃盡的菸，並不言語，他的眼睛凝視他的煙飛向天際，像漫畫裡裝滿私密的想像的雲，一大朵卡在腦袋上。我伸手去抓，變流絲，什麼也沒有——關於他此刻的念頭。

我們都不說，這一秒成爲下一秒的懷念，共吐最後一口煙。

而煙裡有物，我們總是透過這樣自毀的方式去轉變身分：

模擬已然逝去的時光，再現，以吞雲吐霧如舞台乾冰造景。迷離。場景是華西街分岔出去的巷弄裡的茶室，背景是音霸伴唱機的單階音聲，母系家族歡度停辦多年的母親節，眾人嗑瓜子、喝金牌，完全將父親遺忘得徹底。這裡只有歡樂沒有悲哀。而我置身其中，對面坐著飲畢好幾瓶使臉色酡紅的母親，她笑，嘴角扯裂幅度大到可以辨別口中哪幾顆是假牙。

然後，她的朋友敬她菸，只見那截白棍子姿勢詭異地夾在兩指間，搖搖欲墜的，母親湊口深呼吸，一副新手上路，咳嗽不止，邊笑又帶淚地呢喃說些什麼，亦聽不大清楚。

在層層煙瘴裡、畫面如勾勒白邊裡，坐在我對面的母親，在父親離去後，愈發像起一個男人。



為家族畫像

◎ 王浩威

在家族羅曼史裡，菸乍看是十分老氣的隱喻：是陽具，更是權力。只是當口腔期有關的短句，像希臘戲劇的歌詠隊背景音樂般的吟唱成爲神喻時，又有更多拉岡式的精神分析。「我」和父親的張力，隱晦而壓抑的男男情愫，隱約地看見家門俊許多不被正統允許的事實，更接近欲望的。在這個吸菸行爲成爲一種十分政治不正確的年代，作者勇敢地用菸來做爲家族故事的重要象徵，又多了一層意義。短短一篇散文，承載這許多的隱喻和象徵，卻依然行雲流水，讀來略帶歌謠般的輕快，這是一點值得讚歎的了。